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六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汪墉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卷六十六

雜記二 叢談

福州府

晉郭璞遷州記云桑田為海人事更改六旬甲子當見其宫更重著衣周廻董載鄭國歸朝重闢為待鳥出木空千載不昧前有雙眉重葩粉黛溪澗水來盡歸於海主揖其客客往主在穩首東日高山鎮寨本自

添金因名右兌但見蛇影莫知坐亥事過方知知而
未會龍山高高光照奕代巧婦能裁得令人愛若解
修心得其終倍市籠放火聚衆磊磊有一老翁手把
竹篋重添新穽在言不在銘曰泰康之載遷卜甌基
四色牢城層巒三逕洪澥南流瑞龍西應其主螺女
現對花峯千載不雜世代興隆諸邦萬古繁盛仁風
其城形狀如龍如鳳勢氣盤拏遇兵不掠遇荒不饉
逢災不染六甲子滿廢而復用三山舊志

太康三年太守嚴高圖越王山南之形勢以咨郭璞璞曰方山秀拔於前三山環峙於後八百年後大盛又有讖曰石間岸兀創危亭八百年前兆此名天降元精如漢佐嶽陶靈氣似周臣中坻不見容舠路古渡應無病涉人好是褰裳待今日醫浦坊中人挺生按三山志嘗有人得石於城南釣龍臺其文如此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愛養一犬從者薛元周侍奉最久畧無恩恤元周怨恨

蓄短劍久伺其便會煬帝有使至閩韶當遠迎犬喞衣襟不令出館吏馳告云使入郭矣韶出犬又拽衣不放令人縛於柱犬掣斷繩仍前拽衣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事乎犬乃跳嘷於隊內蹴殺元周搜其衣下果藏短劍集異記

陳通方唐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與相國王播同榜時播年五十餘通方戲拊之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同贈官也播後入相通方因之仕宦不達

竟以困躓而終閩中記

陳彥博唐元和五年及第初夢至一公庭帷幄熒煌几榻上有尺牘煥然若金字主者曰此明年進士名將奏之上帝彥博前覲有三十二人已名在焉及榜出果符前夢閩中記

顧況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十章曰囝哀閩也閩俗呼子為囝呼父為郎罷其詩曰囝生南方閩吏得之迺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視

草木天道無知我懼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别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絶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罷前（全唐詩）

侯官陽崎山唐子野隠居處也子野父周行買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父適他郡令守舍王任徼時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呼漁人曰能生人者予百金於是漁人競援任子野即出舍中百金予漁人父歸大

異之子野曰身得義名而令父喪羸非孝也乃去為人僕賃其主人微聞救伍事義之倍其賃直迺為小賈獲息過當久之致富以其半上其父以其半散給貧交兄弟迺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後伍為散騎常侍使人召之亡去伍命福州觀察使物色之得子野於陽崎江上伍令隨之至深山家徒四壁几上周易一卷而已乃為佯喜狀設脫粟食與使者約曰旦日雪霽當會於傳舍及旦不至使者還馳至其家書幣封

識如故而子野已行矣閩書

陳蜀字文郁唐乾符五年及第初夢神人謂曰當在山下水邊及第至是主司乃闕澹者豈非前定乎舊記乃下缺一字疑崔字也出閩中記

黃巢入福州得周朴問曰能從我乎朴曰我尚不臣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頸湧白乳尺有五寸僧嫺安者郡陳氏子也戒律勤苦住大溈寺或問黃巢軍來和尚何處迴避曰五蘊山中又問忽被捉著當如何

曰惱亂將軍及朴被殺嬾安閒而脫去賊入以劍斫塔亦湧白乳三尺巢自言入閩纔殺人一個半也（閩大紀）

王霸仙壇在郡西五里怡山之上唐光啟中衢州爛柯山道士徐景建因於壇東北隅取土得瓷瓶七口各可容一升中皆有炭以一青磚蓋之磚有刻文云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未滿一千歲自有系孫列後來是三王潮水蕩骫殃巖逢一乍閒未免有銷亡子

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王氏有國之兆也又壇東南有皂莢樹古云王覇於此上昇後枯至咸通庚寅榮茂復如故黄滔文集

初王潮之未至也閩人謡曰潮水來巖頭没潮水去矢口出具後潮入閩而觀察使陳巖卒及潮卒而其弟審知代之是其驗也閩中記

王審知身長七尺六寸面紫色方口隆凖初潮之幽王緒也植劍於地與衆盟曰拜而劍動者爲帥至審知

拜劍躍而起衆遂推之審知讓潮而已副焉其營中

常有紫氣識者曰此軍中必有貴人既總府事時四

方竊據或勸其建國審知曰寧為開門節度使不作

閉門天子在位二十九年卒初王氏甃城曰陶磚者悉以錢文印其上後地入吳越人以為先兆云閩中記

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陳黄鄭

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難懷居無復北嚮故

六朝間仕宦名跡鮮有聞者王氏父子據有全閩雖

號不知書一時浮光士族多與之俱南其後頗折節
下士開四門學館以育才為意凡唐宋士大夫避地
而南者皆厚禮延納作招賢院以館之閩之風聲氣
習浸與上國爭列其從子王延嗣者以道義自任當
時目之為唐五經內翰范淳夫嘗為立傳九國志
閩王審知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陳峴獻計請以富
人補利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
寵遇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

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置利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彼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攝耳明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神色倉皇是日里人復見二吏入其家峴遂暴卒王審知據閩中立廟以祀其兄潮號水西大王語出太平廣記

洪州上藍院和尚失其名精於術數所言輒驗王審知齋供豫章問國休咎和尚以十字回報云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時楊行密方盛常有併吞東南之志

審知歎曰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行密而在錢氏乎至延羲之亂江南來伐兩浙乘之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又審知時有讖云風吹楊菜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王氏末年錢忠獻王佐遣兵伐閩敗淮將楊業蔡遇等盡取福州之地全唐詩紀

羅源虞臯者嘗鬻黄精於市偽閩龍啓中爲道士陳守元所辱故人木當敏者挾之去供以酒肉無倦色一日謂當敏曰予累公多年矣請過吾廬可乎當敏笑

曰爾安有家阜曰亦有之但拍余肩頃刻可至遂從
梅嶺抵茅山羅喜洞以杖三叩洞門大開洞中玉堂
金闕麗人被珠襦者百數所飲食皆非人世所有居
十日而歸送之洞門衆吹尺八擊玉磬相和而歌曰
朝為雄兮夕為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俱散
當敏歸至邑乃明洪武十二年矣城郭人民皆非昔
日遍訪羅源無一木姓者但西隅半街陳氏尚呼其
住屋為木厝裡 嘉話 補遺

福清蒜嶺有漆林書堂為唐翁承賛承祐及猶子襲明肄業之所天祐元年承賛以右拾遺奉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賜金紫以行遂易其鄉名里號曰文秀光賢晝錦黄滔贈詩有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之句梁開平四年復為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詩曰衣錦還鄉翻作客廻車謁帝却為歸後依審知特蒙殊禮尋以為相承賛勸審知立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歿葬崇安新豐鄉子鑑載希愈宋時皆登

仕籍從子乾度官左補闕有子六人處厚處易處朴

處廉處恭處休相繼登建隆開寶雍熙間進士時稱

六桂 閩書

福州神光寺舊有佛涅槃像旁列十弟子有捫心按趾

哭泣躃踊出涕失聲之狀每歲中元日供盂蘭盆會

因怪像以招遊人寺中遂成墟市相傳謂之看死佛

舊記閩王鏻於薛老峯西作百道階每歲中元郡人

盛遊於此王祠部逵有中元宴百丈小樓詩云薛老

峯前更近西小樓高閣與雲齊中元酒熟中元節歸去從他醉似泥梁克家三山志

閩僞后陳金鳳觀察使陳巖女也王審知時入宫王延羲嬖之立爲后夏日宴游西湖作樂遊曲云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　西湖南湖鬭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全唐詩話

宋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吕王二相曰福州陳絳贓汚

狠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但邊方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摘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不實所損大矣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者一人為福建轉運使二相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喻時耿為侍御史遂拜轉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

絳所為泣曰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豈料端公賜問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器皿洎至闕中耿盡發校所言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嘗納禁器於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淮南副使卒如許公所料云 東軒筆錄

盱江李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時正春營妓皆在後圃賣酒君謨因命以佐飲烈已不樂酒行

衆妓方歌烈踰牆而遁靚座中賦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看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靚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為妖狐指孟軻為非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復使弟子也道山清話

陳烈幼與蔡君謨同硯席後君謨鎮福州勵精為郡嚴

肅吏治毫髮不容合境大化一日陳烈往見維舟亭下聞其嚴察不往謁留詩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慇懃祝舟子移棹過前灘亭吏録詩以呈蔡威嚴為之少霽翰府名談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

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晁氏客語梁克家三山志又以為劉瑾為守時事并志於此

葉夢得云陳烈行恠多偽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烈曰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石林燕語考之於史王陶為福建提刑亦嘗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温公為諫官率同列力辯之陶説遂不行以是觀之夢得之言葢亦陶之類耳陶俗吏無足道者而夢得以文雅名一時其言亦如此此可恠也夫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

角樓憑鼓而睡府判有㤼鼓角將累夜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誤既愈與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説同遂知君誤爲蛇精東齋記事

慶歷六年十二月蔡襄知州日作太平聖惠方後序親書於碑其畧曰太宗皇帝平一宇内集古今名方與藥石診視之法勑國醫詮次類分百卷號曰太平聖惠方詔頒州郡傳於吏民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謹曝晾而已吏民莫得與利焉閩俗左醫右巫疾家依

巫索祟而過醫門者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議録舊所賜書以示於衆郡人何希彭者通方伎之學凡聖惠方有異域瓌怪難致之物若食金石草木得不死之篇一皆置之酌其便於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謹愿自守為鄉閭所信因取其本謄載於版列牙門之左右所以尊聖主無窮之澤又曉人以巫祝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職也碑在府宅堂之右希彭家太平公輔坊有異寳

軒藏蔡公真蹟

襄又作五戒其一曰觀今之俗為父母者視已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為哉葢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二曰人子之志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是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産賣宅以為酒肴設勞親知與浮屠以求

冥福原其為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世是不知為

孝之本生則盡養死不妄費三曰兄弟之愛出於天

性少小相從其心懽忻豈有間哉後因娶婦或至臨

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興訟刑獄至死而不息

者殊可哀也葢由聽婦言貪財利絶同胞之恩友愛

之情遂及於此四曰娶婦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

之俗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未有婚姻之家不為

怨怒原其由葢婚禮之廣靡費已而校豪朝索其一

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已久不以為恠此生民之大弊也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百工商賈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為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為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寛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為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

之間則為良民其義至明不可不誌

襄又作山頭齋會戒曰使州體問自來風俗被喪之家言有靡用破賣產業置辦酒食齋筵名為孝行至有亡歿之人舉家不敢臨哭先將田屋出賬典賣得人就頭商量打了定錢方敢舉殯外拘人情中抑哀毀是不孝之人也出殯之日鄰里識與不識盡來弔問恣食酒肉包攜至家至使喪家費用無極其於人情鄰里當有贈賻以資喪家慰弔之際豈可恣食酒肉

以為宴樂是無禮之人也山頭齋筵僧俗之中本非
知識齋食不足每人散錢二百文如有少闕便即忿
怒送葬之禮雖出於古豈有本無哀情只趂齋食喪
家竭力不給所求此與乞丐何異是無恥之人若不
斷絕民間相沿不易禮義日遠右仰喪葬之家喪夜
賓客不得置酒讌樂山頭不得廣置齋筵聚會并分
散錢物以充齋價如有輒敢罪在家長并城外僧院
不得與人辦置山頭齋及當坊虞候耆長常切覺察

襄又作教民十六事　一應有無徒輩欺誑是知州親知於州縣打索關節乞取財物許人告　二市買賣物虧減價例及不晝時還錢許行人陳告　三行人於諸官廳幹當厨庫公人及市買等處每月若有行用錢物罪在行人　四巡攔告稅不得擅入人家搜檢稅物須申州取候指揮　五市行見行銅錢如有夾雜砂蠟新錢許人告　六銀行輒造吹銀出賣許人告捉　七人戶居停賭錢本罪科斷外必定折屋

納官　八僧人不得止宿俗家婦人不得聽講及非時入僧院　九諸官除依條本廳并專轄處科決外不得擅行決罰　十廵檢使臣非承使州指揮不得帶甲領兵擅圍人家檢索違禁物色若窩藏强刼并殺人賊明有蹤跡許收捉　十一諸縣擅行科取修造及諸色鄉人斂掠人户錢物入己許人陳理　十二在州坊虞候所由并外縣公人所受情弊放散公事不送州縣許人告　十三推司當直司并外縣公

人因勘公事廣有所受許人因事報覆　十四諸坊只許管本地内爭鬬火燭姦盜賭錢殺牛公事　十五在城裏外喪葬之家喪夜不得置酒肉宴樂以虧孝道山頭不得廣置齋筵違者罪在家長　十六士庶家不肖子弟盜賣家產并轉肩出利買客人貨買賤賣如本人無錢勒牙保人賣業填還以上四事俱三山舊志

蔡端明與屯田員外郎劉异約婚端明後登禁從而屯

田既沒家益落劉世為福州侯官人端明出知福州就尋前約其家力以非偶為辭端明曰古人掛劍尚有心許吾與劉君氣義相求兩家之好雖在髫齡媒聘未行然一言豈可食耶令其所不足者不過謂奩具耳凡女家資遣悉自治辦遂使其子旬受室以歸

何紘黄陽人物志

襄為閩漕日禁絕蓄蠱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八年仁宗閱福建奏獄多以蠱毒殺人者福建醫工林

士元能以藥下之遂詔録其方又令太醫集法方之善治蠱毒者為一編命叅知政事杜衍為序頌之嘉祐六年郡守范師道乃牒諸縣各以其方雕板揭於縣門云應中蠱毒不拘年代遠近先煑雞子一枚以銀釵一隻及熟雞子納口含之待一飯久取出釵與雞子俱黑色是中毒也方用五倍子三兩木香丁香各一十文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用糯米二十粒輕粉硫黄末一錢重麝香一十文右八味入

小沙瓶内用水十分同煎七分候藥面上生皺皮是藥熟用絹濾去滓取七分小椀通口服須平旦仰卧令頭高其藥須三度上來闗心即不得動如吐出則用桶盛之若魚臑類乃是惡物吐後用茶一盞以止如瀉亦不妨瀉後用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鮓醬十日後服後藥解毒丸三二丸補之更服和氣湯散十餘日平復解毒丸者如人中毒十日以前則此藥可療五倍子牛觔甑中蒸炮令熟丁香三兩焙黄焦色預

知子半觔一半蒸令熟一半焙令黄色木香三兩一

半炮令黄色一半焙過麝香三丈甘草三兩一半炮

黄色一半生用水銀粉一盂子砯砂一兩細研爲末

右件搗羅爲細末用陳米爛飯爲丸如彈子大用藥

時研令細同酒一盞温服三山舊志

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書先聖先

師四字付子而絕閩書

鄭俠間子姪誦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

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惓惓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俠嘆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君況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為君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福清縣志

元厚之絳平生不喜處外及以給事中領長樂親舊祖道都門勉以東閩盛時百貨所聚永嘉之柑烏石荔支珍絕天下厚之下車作詩謝之云丹荔黃柑北苑

茶勞君誘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名賢清話

永福縣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古篆十字形體奇恠不著姓名人皆不識歐陽永叔極愛賞之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政和三年夏邑宰陳武祐好奇士也訪求其詳知古篆有三一在仙人山安仁寺僧憚墨蠟之費燎斵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岸今存字皆奇恠亦

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在安仁者三字僅完又於上生院僧景純處得所藏善本四字遂錄諸木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脉絡皆通信是奇恠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揚子雲未必識也（游宦紀聞）

宣和初福州閩清令莆田黄琮不畏强禦時方興道藏郡守使十二縣持疏歛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郡皆數百萬乃自以己俸四月輸之有内臣廉訪閩部

數千琮以私琮拒不答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
溢惡之言詆琮一日侍徽宗問汝在閩知屬縣有賢
令否内臣出不意錯愕失對惟憶琮一人姓名乃極
口稱賛即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夷堅志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
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
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即
壞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

之若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許諾即日輸官

圖圄遂空（公孫談圃）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彛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境內無夭閼者（厚德録）

永福吳元美字仲实宣和六年進士由太常寺簿出為福建憲司機宜文字嘗作夏二子傳其畧云天以商

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
商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於鳴
條二子之族皆望風殄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
安席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蚑蚋也其鄉
人進士鄭瑋得之持告本路提點刑獄權福州孫汝
翼汝翼惡之抵瑋罪瑋走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元
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瑋上秦檜啓曰亭號潛光葢
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檜

進呈上令有司究實取古法寺言元美指斥國家譏毁大臣法當死上特宥之除名編管容州再謫南雄州以死後五年楊椿洪遵等言於朝詔官其一子永福舊志

胡銓以乞斬秦檜竄新州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以詩送之檜怒坐訕謗流夜郎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餞俱得罪時論韙之程史

黑虎王醫師者繼先之別名也富甲一郡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繼先幸於高宗積官留後通國稱為醫師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實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等諸子至列筵閣金紫盈門掄顱睅寵攘市便腴抑民子女為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擬者三十年紹興三十一年蜀人杜莘老欲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啓繼先首輦金寶為南遁計都城

為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但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於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詔曰是欲我斬劉錡耶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帝猶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上猶未許因密言外議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

上始變色首肯詔繼先居福州子孫勒停鄱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强鷙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悦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徙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焉

程史

紹興間黄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隅對云葱嶺金提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

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王音云卿便是陳脩耶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高宗恢復初志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鶴林玉露

閩中僧寺始晉太康之紀終晉世益二寺而已自是以來齊之寺一梁之寺十有七陳之寺十有三隋之寺

三唐自高祖至文宗寺三十有九至宣宗四十一懿
宗一百有二僖宗五十六昭宗十有八王氏有閩更
加營繕增寺二百六十七自屬吳越首尾三十七年
亦二百二十一宋時富民翁媪傾貲以立院宇者無
算至慶歷中通計千六百二十五所宋徐經孫福州
即景詩潮田種稻重收穀道路逢人半是僧謝泌詩
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閩中僧寺之多
可想見矣閩書

北嶺路通連江高一千八百步初甚險峻宋嘉祐三年

侯官令樊紀剷高直曲培凹續陷遂爲坦平孔道嶺

阿有胭脂園周匝二百餘步膏潤不毛四時紅蒨相

傳忠懿王郡主梳粧樓在焉膏潤紅蒨脂粉之餘瀝

也閩書

歐陽文忠公曰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

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搆思尤艱每有所得必

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

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雨闊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歐公詩話按幕府燕談以風暖二語為杜荀鶴詩歐公則以為周朴詩必有所據

福清鄭首字晉信少年强記能文年十九魁鄉薦朝廷新頒温公通鑑有鬻於門者首一覽輒能默識然性喜浮誕南渡時有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之曰近來土地窄狹無處可借遂為人所告訐有詔賜死臨刑之

除天霧昏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上有旨赦之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齋文集行於世福清縣志

黃直卿與李傳道字貫之隆州井研人書云向來同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柄三山人楊志仁復福安人林正卿學蒙林子武夔孫俱三山人李守約閎祖李公晦方子俱邵武人江西則甘吉父節黃去私張元德洽江東則李敬子燔胡伯諒泳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賀孫潘子善時舉黃子洪士毅其先莆田人大約不過此數人年來得尊兄并太守陳寺丞

泌莆田人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孤也勉齋文集

紹興中葉弼帥福州儀門外夾道至通衢皆古榕虬結蔽虧日月鷺數千巢其上每出入矢污輿從弼心惡之欲盡伐樹未宣諸口也是夜叅議曾悟夢介冑者愬云府主不見容望寬期當盡室徙去曾以告弼弼心異之遲日大雨鷺羣一空大明一統志

陳北山子韡年十一器度英偉朱晦翁過訪北山韡侍側晦翁令屬對曰一行朔鴈避風雨而南來韡應聲

云萬古陽烏破烟雲而東出晦翁大奇之謂北山曰此子氣象不凡異日名位不可量也後果為龍圖閣學士鶴汀私抄

龍麟洲先生過福州憲府設宴命官妓玉帶佐酒憲使舉盃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為之也願賜以詩先生負海内重名雅重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絶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舉席稱嘆盡歡而散南村輟耕録

三山蘇大章己未魁南省先是戊午鄉試忽夢人告之
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
有同經者忌之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樞使葉
翥叔羽諭之曰姑留牒俟拆卷當為區處既入院對
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帥出士子牒示考官云留
此一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於待補經中取一卷易
之衆以為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非蘇而待補者蘇
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次年蘇遂登

春榜第一 西湖志

福州鄭丞相性之府第在耆德魁輔坊清風堂石階上有卧屍跡天陰雨時尤顯相傳鄭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 南村輟耕録

鄭所南工寫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因脅以他事所南怒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嘗畫一幅自題其上云純是君子絶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又過齊子

芳書埶題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題寒菊云傲寒不藉氷為骨去國自同金鑄心其忠義之發於詞章者多類此連江縣志

元安南國王陳日煚故為謝升卿閩中博徒也美丰姿亡命邕州交趾相率閩人貿易邕界上見升卿異之與偕歸安南王旵以女妻之旵老無子死王女主國事因以授升卿乃變姓名為陳日煚閩書

閩縣人邵京實字仲堅務學而尚隱洪永間名宿若葉

鉞林玉鍾耆德明德任宗仁林延孫吳忠皆為道誼交有過從即相與唱和為樂詞皆清雅遺稿散逸弗傳明德為京實題山居十六詠僅存山屏秋月詩云浩歌起舞不成眠清寒入骨疑欲仙山風吹夜露華滴一聲孤鶴秋連天赤石暮霞詩云巖前昔日仙人家仙人結廬煉丹砂火光照石石為赤祇今暮暮流紅霞巫頂飛雲詩云白雲飛去山色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自今古山亦無語雲無心黄仲昭舊志

明洪武中遣江夏侯周德興視海防倭侯轉委福州右衛指揮李彝彝索賄無厭民怨之福清林揚者素任俠尚氣節乃率里人逐彝彝怒遂畫圖以奏且言海壇山本一孤嶼外通琉球一晝夜内接鎮東城三晝夜廵司只畫一寨烟墩悉行抹去太祖覽圖下旨曰各省孤嶼與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可盡行調過連山附城居住給官田與耕宅舍與居於是福建廣東暨澎湖三十六嶼盡行調過以三日為期限民

徙内後者死民間倉卒不得舟皆編門戶㭘箐為筏
覆溺無算時海壇已墟而田税五千餘石錢三十餘
萬及雜徭皆如故鞭笞囚繫者無虚日民多鬻子女
至有雉經者揚奮然曰傷我海頭民不死海且死賦
耳乃詣闕上書言狀詔逮彛及揚令守臣閲實具奏
彛懼投繯死守臣遷延不即報至宣德初報上詔釋
揚下吉凡孤嶼調移者其産業税銀及雜役俱免一
半於是閩廣潮淅之人皆頌揚德揚之子孫科第纍

纍不絕云閩書

明太祖大誥頒行鄉飲以為移風易俗之本言則古昔稱先王上自府縣下至鄉都勅令奉行惟謹或者昧於風化謾不加省一切委之儒學遞委諸生因循苟簡遂致賢愚不辨齒爵無分其於賓主百拜王道易易不知為何説也往年閩中鄭珞守寧波歲鄉飲必選諸邑中齒德尊者為賓特以定海陳端禮先生為之陳固介特者也僅一行次年禮雖有加陳堅却不

赴若鄭可謂知禮而陳信非泛然芻豢者矣主賔不苟其於風化有足裨哉杭州志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御史還家官槖有十擡士紳疑為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知之微笑令取几案開諸笥皆圖籍也於是出圖籍案上置空擡於案下屋本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以此觀之當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闔郡風尚可知矣閩小記

閩忠懿王及夫人任氏初葬於閩縣靈岫鄉鳳池山後唐長興三年改葬永福山今蓮花峯是也宣德四年有屯軍三十人盜發王塚壙門甚堅鑿上角一孔以巨繩腰一人先下忽中絕呼之不應衆愕然乃以松脂燃火照壙中用長梯魚貫而入見先入者死矣壙制廣如屋前祀王像几列五供鑪瓶燭臺皆以金玉為之後寢紅棺二王與夫人也隨將器物珍寶盜出死者之妻夢其夫泣告發塚時先入被大蛇咬死欲

分盜物一半其妻以夢告羣盜不肯控於管屯百戶
王傑傑受賂不問又控於懷安縣典史朱玉得其金
鐲玉帶又不問復控於憲司副使李素僉事鄒穆窮
治其事捕盜縶獄典史大怖以為匿帝王物欲自縊
或教以自首乃以金鐲玉帶呈官郡諸生王琨者稱
王後裔認其物有司未之信閲其家譜擴中物悉載
焉按譜追物物畢出堂上懸王畫像方面大耳巨目
弓鼻紫面修髯儼然可畏有水碗其底寸許如橄欖

瑩如金色不識為何寶召回回人辨之曰此玻瓈碗也壙中盜物藏庫以十之一併畫像與王琨領回王墓官為修治後琨仕至松陽知縣王像為縣丞劉鑑借去不還蓋王之女適劉之祖也琨告憲司追出併玉帶一條花大如掌宣德八年進御府時庫役鄭浩督修治為余言親見壙中懸棺推之即動棺蓋為盜所開隨即封固墳前石人石獸製極工巧嗟嘆久之乃為詩曰蓮花之峯高入雲巍峩下有前王墳松圍翁

仲如相語草暗麒麟似出羣當時卜築嗟埋玉春色
開殘紅躑躅曉雨初晴叫鷓鴣寒烟欲掩遊麋鹿憶
昔朱連兩搆凶層城如昨霸圖空故宮總付蒼茫外
羨道都歸寂寞中寢園秘器期千古宣德初年發行
伍金鑪瑹碗落人間玉帶真容歸御府吾聞發者三
十人一人墜死其妻嗔互相告首殞囹圄無人得脫
王憾仲所幸官司即修繕舊時塋域皆安奠富沙派
出來中州蘋藻時思致明薦維王秀挺英雄姿保障

東西建鼓旗軍中王氣誠非偶五百年來德政碑古

松老樹多遺愛濯濯英靈宛如在後來勿學屯田軍

踏破茗花愼勿再 磕源林謹夫識

福州林按察使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年十四舉於

鄉與伦戴探花大賓十三歲舉弘治辛酉榜福州林

庶常文秸亦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閩小記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以大司

馬改南冢宰泉山公九子庭棉大司空庭機大宗伯

庭楷指揮庭枌慶遠守庭玢潮州司理庭棉子姪通
叅庭機子爀大宗伯烴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
五尚書而他廕叙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十人可謂
盛矣小泉公庭機以大宗伯晚年歸里與大司馬馬
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輿出值對山公爀至拱立
輿旁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密友兒子於禮
應侍立下輿過矣拉之升輿去回視小宗伯尚恭立
久之里人誇為美談閩小記

成化中侯官吳師禹結屋吳嶼每月夜載酒呼漁翁十數輩酣飲高歌至嘉靖間吳已物故士人張君壽者舟泊吳嶼忽上流一翁盪槳而歌曰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却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君壽刺舟與語翁曰我吳師禹也邀君壽至其家酒行復賦詩云世路無媒君莫悲倚闌看取牡丹枝姚黃魏紫俱零落能得春風有幾時夜闌就寢旦覺乃在叢莽中所賦詩箋觸手成灰矣明詩綜

唐瀘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一鬼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䰟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嚙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吟曰饑烏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髑髏戴土生春草既復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越旦瀘候之水滸果有戴釜而濟者瀘苦挽之且告之故得止夜二鬼復語曰今日鐵帽生乃為唐衆政所救奈何唐聞大喜遂請道士作章度鬼數日坐齋中彷彿見二人

來謝後果官至參政 閻小記

侯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戶部主事疏諫南巡遷員外郎以司藏失盜謫官後陞南刑部郎出知松番免歸公生於成化庚子至萬歷己卯年百歲有司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起拜雙躍如壯年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少年時與鄭少谷方棠陵張崑崙為詩友應亮則少谷之壻也公常與少司農少司

空田中觀耘鄉人立碑記之一時以為盛事公百歳時尚舉一女後配雲南督學鄧公原岳相傳公服松梅丸故得大年其法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煑令白如錫然後和烏梅地黄為丸服之大便常秘結公暮年生果井水不去口終不泄瀉他人服之火盛慾熾多得奇疾葢公秉負有異非關服食也

閩小記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以侵漁得銀萬

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斂之貧不堪者甚為所苦於是鄧茂七聚衆為盜不兩月閒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揺如此天順日錄

鄭善夫嘗雪中游天台美鬚白晳毛褐筍輿戒從者勿言姓名人以為神仙盛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亟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飄者閒來湖海游雲端尋鴈蕩雪裡過台州白業藏賢達

浮槎近斗牛豈干漫饒舌太守是闍邱閩小記

黄讓者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為山賊所發質其骨以責贖讓罄産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督府討賊二子啓愚啓魯死之讓出奇計斬首二百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既滅推其功於諸校竟不受賞而去閩小記

嘉靖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雷震萬歲寺定光塔火光照耀數十里塔有鐵鼎覆之頂有識云諸天及人無由

見鼎地搖三日天雨四花土田三變今古同時層人
握閩雨衣三拜梁天監四年書相傳官閩中者上官
日必從城西門入入南門郡中必有火災未火前一
日四明層僑以左藩來任從南門入衆謂城中必遭
回禄至是火發層冐雨詣萬歲寺拜禱皇遽不及設
氊以雨衣藉地三拜而塔頂鐵鼎忽墜地府志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
暹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寖微則散如雲烟

矣又林方伯懋和王太史應鍾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矣鄧叅知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鋭意搜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案枕藉沈酣三君各有其癖閩小記

董槐者萬歷間人也能文彊記十七而歿父母傷之甚槐遂見形能為母護湯藥他人間亦見之後殯於里之龍山墓上樹葉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為字皆

成詩句未必云行仙董郎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囀千嬌鳥可憐擷得榆錢盈兩袖春風散買自年年又云壠頭流水樹頭鶯斷續聲低月又明誰道泉扃無曉日陽臺能比夜臺清又云薜蘿未礙裁衣服躍冶何曾入夢思螢亂夜空猿鳥寂山前長坐月西移後三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是絕無詩矣明詩綜

福清鄭翰卿琰客於西寧侯邸第晝夢黃衣少年邀至

廡下共飲忽有一麗人至少年起舞歌春遊之曲曰芳草多情王孫未歸遲我良朋東風吹衣麗人乃作迎風之舞歌春愁之曲曰金衣公子話春愁幾度留春更不留昨日漫天吹柳絮王人從此懶登樓飲正懽少年駭然曰文羌校尉至矣見一人綠袍張目哭至前罷席而寤起視庭中牡丹一花初放有黃蝶繞之則少年也一螳螂集焦葉上是為文羌校尉麗人則牡丹花神也是年西寧侯薨 明詩綜

福清林丙卿者家故饒兄質卿忍而强數齮齕之丙卿乃弃產營什一去而之燕竟用賈興至千金性倜儻任放好遊狹斜間有當意揮擲不少恡劉姬方有聲曲中貴游爭慕之獨與丙卿歡乃以數百緡迎歸或謂劉世欲得卿多矣何必是劉曰丙卿能為人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委身也丙卿既得劉不復問賈事家益落乃語劉曰吾旦暮溝中瘠若仍歸平康毋俱死也劉涕泣不去計丙卿先後貸人為所負者不下

數千金坐是益困客吴楚閩粤間而劉死矣丙卿聞耗慟絶馳至燕日夜哭刻玉為主題其背曰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與東西芳草天涯堪繞遍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𩲸與香魂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别離教人看作班姬扇後落𩲸入粤西為舟子陳亞三所殺棄其屍蒼梧司理林君廉以他案捕亞三搜橐得玉主大詫曰此吾邑人林丙卿物豈丙卿西遊

見殺耶亞三情得餘黨伏法檄求丙卿屍顏色如生觀者嗟嘆葉向高林季公傳

福州開元寺前有捲紙為簫簫者色如黃玉扣之鏗然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音不窒而氣不浮品在好竹之上本志

萬歷初螺女江南甘果山中產荔一種上下俱紅中一道瑩白如雪若帶然名為玉帶束佳人噉十顆輒酩酊如中酒又名醍醐荔神廟崩此荔數百株俱槁死

又同安文圃山産茘名赤命符皮色如夜光之珠中有緑文如符篆狀味殊衆茘　國初時樹結一茘有文曰　清受命三字未幾唐藩敗亡八閩底定陳鼎茘枝譜

福州人王寰初有妖術明季時自稱無為教主毎說法冬月降蓮花或有飛劍天書從空往來為所煽惑者甚衆一日降金印一顆於座寶色爛然上鑄螭虎盤龍作鈕篆文云寶印八一古佛親勅普度西遊達曹

霹靂內有一人瞰所置之處欲竊以歸俄而印忽不
見寰初對衆言曰座中必有無良之人故寶印飛匿
耳欲竊者跪而自首伏罪良久尋至後庭蘭花盆中
得印衆益神之寰初葢印於紙透紙數十重顏色如
一衆皆狂喜各求一紙以為供養自是拜跪施捨晝
夜相繼　國朝順治十三年事發伏誅袁文超感應篇集解
羅源縣百丈龍潭明景泰三年七月旱魃為虐邑人禱
雨投疏文於潭頃之片紙浮出乃元至正間禱雨疏

也衆取其文誦之大雨如注又 國朝康熙十四年秋大旱時耿逆僭命寧德鄉民禱雨疏末未寫康熙年月越三日無驗忽潭中浮出從前禱雨舊疏塡康熙年號者道士乃易疏塡康熙十四年月日投入須臾大雨如注羅源縣志

九仙山麓居民嘗淘井出石一片廣踰尺縱尺五六寸有文九行云我有一莊園寄在于山邊于山九道士呼名爲九仙輒然來相賀磊老自相傳李公來戰日

此無二一物只有一積金寄在于山莊不在中山中只在隴西郡我住東西城莊在于山下有人有不信但看碑中話只看于山松于山金出現不在路旁只在中隴西拾得無分張時人莫笑金泥師拾得金泥也有富語多鄙俚又有一石末有太和二年字文云吾年乙丑金圍一片寄在山前在山左臂不歸庚申須歸乙未留傳子孫衣錦次第時人見碑吾今在世按太和乃晉廢帝年號碑語不可解字跡婉秀似晉

人風度林來齋金石考

興化府

漢景帝時豫章何翁嫗張氏生九男四女九男目俱盲惟長者一目何翁與淮南王安遊九子勸父偕隱不聽乃相率入閩初居福州之于山已而遊莆謁胡道人飲以井泉九人之眼盡開乃結楓為亭居其中復東踰嶺入九鯉湖湖底恠石羅列石各有穴穴皆雨穀紆曲通達乃煉丹於湖上丹成以食鯉鯉皆變為

朱有兩翅昂首噴沫招風雨湖水為溢九人各乘其一上昇後人祠九人於湖上中坐翁嫗前列九仙其側有范侯者相傳翁有四壻曰張曰楊曰范曰信或曰范乃邑人九仙始至時范知其非常日左右之一日竊啖其丹目黧黑欲死九仙憐之解以白鷄血乃甦後人欲知禍福者先薦白鷄於范侯陳其所請宿於祠後所得夢無不奇驗

晉永嘉之亂滎陽人鄭昭入閩葬其祖於莆之鳳凰山

至陳時昭之裔孫曰露者自永泰徙莆廬於墓側據南山之勝搆湖山書堂與弟莊淑共修儒業後人稱為南湖三先生黄仲昭舊志

閩士向時雖通文書習吏業而不肯北宦唐常衮為觀察使乃擇鄉之秀民勸以仕進林江陵藻貞元七年始擢第八年有歐陽詹而韓文公云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史因之今觀閩川名士傳前有薛令之林藻以登科録驗之信然豈韓文公偶未之詳耶莆陽北事

林蘊仕不稱意縱酒自適多忤時政白居易以詩戒之

曰世上如今重檢身吾儕恃酒似狂人西曹舊日多

持論愼莫吐他丞相裀閩川名士傳

林藻省試珠還合浦賦賦成假寐若有告者曰何不敘

珠去來蹐而增之曰珠之去兮山無色兮氛霧冥冥

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兮川有媚兮祥風習習

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及謝主司杜黃裳曰敘

珠去來若有神助唐摭言

莆田烏石山荔枝舊傳為宋香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世傳其樹已三百年舊屬王氏黄巢兵過此斧伐其樹王媪抱樹號泣求與偕死賊憐之投斧而去自後結實荔核宛然有斧痕莆田志

唐末徐寅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於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畧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沙陀望英風而

胆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侯使受兵法一眼沙陀葢指李克用也 東坡志林

黃滔在閩為威武軍推官王審知饋之魚滔方與徐寅對談寅代為謝牋其畧云銜諸斷索纔從羊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稱之 五代史補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顔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又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痕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烏景陽井云理

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乘駁朽攀素綆以胡顔可喜也丹鉛總録

宋慶歷四年秘書丞張緯出宰莆田再新縣中堂其基太高不與他室等治之使平得石銘長五尺濶如之按之無刋鏤痕乃墨蹟也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四月十日縣令鄭押字記并有石符二枚具存自唐大歷五年至宋慶歷四年墨蹟如故亦一奇事也青瑣集

慶歷中蔡襄自福建轉運使召入諫垣時王逵知福州作詩送行首二語失傳後六句云好將公道口去沃聖君心民困魚思水兵驕隼在林天涯一樽酒不爲

別離斟 呂原明雜記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紀其事四賢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訥也詩播都下士人爭傳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契丹使

至密市以還後張仲庸使北幽州館舎中有寫襄所作歐陽修詩於壁者宋仁宗政要

諫議大夫方慎言初赴廷試仁宗為太子年尚幼覩慎言所用硯謂之曰以是與我慎言期以試畢至暮太子又至慎言以衣袖潔硯跪而進之太子持以入奏真宗嘉其有禮唱名日太子立御案旁指言此多髯者是也慎言旋躋貴顯説者謂實基於此宋志

慶歷初歐陽永叔余安道王素俱除諫官蔡君謨以

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時號為一棚鶻見聞近録

都官郎中方慎從守嘉州日治公圃手植茘枝賦詩云留取清陰待子孫其後曾孫禧以殿中侍御史持節蜀郡至嘉父老擁車誦慎從所作詩以為禧賀舊志

方偕善飲醉後聰明尤過常時知福清縣日吏乘醉白

事明日霞之無一遺遼忘吏大讋服嘗使契丹契丹每宴南朝使臣酒器不一最大者剖大瓠之半托以金受三升前後使臣無能飲者偕一舉盡之契丹主大驚喜遺以名馬號其器為方家瓠每讌南使即出之

東軒筆録

歐陽文忠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比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疎也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

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者君謨年二十九楷法如此可知其本末耳世之書篆不兼行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書真草隸行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為飛草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可愛而不可學非通書意者能如是乎東坡志林

宋人書以米元章蔡君謨為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逼平原元章鎮

江焦山方丈六板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絶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韻語陽秋）

蔡君謨為歐陽永叔書集古目録序刻石字尤珍重為世所珍永叔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笑以為清而不俗後月餘有遺永叔清泉香餅一篋君謨聞之嘆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種物（六一歸田録）

通印長魚古人以為食珍言其大可容印也語本王荆

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葢以福州瀕海多魚初不指言為子魚又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黄雀乃借子字黄字為假對耳黄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蠔破山葢承而用之陳正敏遯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有通印子魚鹽透白正采其語郡人黄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為上土人謂之子魚潭初無通應港之名也閩書

蔡端明博雅多識古物於沂州城土中得漢魏銅弩牙以金銀錯花并分寸絕精妙襄一見證之以太甲篇往省括於度則釋古射法皆設度者此物也劉敞梅堯臣相與賦其事劉後村集

陳睦熙寧間為監察御史天聖以来高麗職貢稍闕至是連歲修貢中國之使不踰海者幾百年始命門下侍郎安壽往聘擇為副者皆畏縮不行及命睦睦慨然無難色神宗曰卿奉命即行可嘉特賜仙花金帶

睦使還奏言本朝故事惟寶文閣直學士以上乃服
金帶前以使事不敢辭令願還所賜特旨令服之後
錢勰楊景畧欲援例竟弗許後睦出知潭州東坡以
詩送之云華清縹緲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坏
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
飲百觚嫌未痛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
朝元閣上酒醒時卧聽風鑾鳴鐵鳳舊遊空在人何
處二十三年真一夢我得生還雪髯滿君亦老嫌金

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東坡大全集

蔡襄咏草詩云時平生戰地農惰入春田王禹玉謂其言關教化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比襄曾孫栿亦工詩如竹静深留月花多不辨香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皆風人所膾炙劉後村集

蔡端明茶録凡數本暮年復作絹本豈非自喜此作亦

如右軍之於禊帖屢書不一書乎公吏事尤高發姦摘伏如神有掌書吏每竊公藏稿公不加罪意此吏有蕭翼之癖與作奸犯科者不同耶劉後村集

方峻謫監潤州茶稅其子元寀適與伊川先生同處於潤學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視元寀為同甲而月居長遂相友善其後元寀歸莆伊川歸洛書問往來不絕或以方弟呼之今方氏所藏伊川真蹟凡十有二紙其三紙朱晦翁已刻石於白鹿書院且題云後

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纔二十有五白鹿書院石刻

方子容南圭為惠州太守適東坡謫居於此雅相友善其詩刻猶存今東坡集中有和方南圭寄迓周文之三首最後一首云此生真欲老牆陰却掃都忘歳月深拔薤已觀前守政摘蔬聊慰古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頴川歸去肯重臨東坡大全集

元祐間舉經明行修科郡以黃頴應詔頴堅卧不起所

知或勉之頡曰吾幸以恩免倘有仕進意則就之豈俟經行之舉耶時天下弗就者二人頡其一也哲宗閲舉籍以不至者爲問御史中丞孫覺舊知頡因條頡學行醇懿詔授以官即其家降袍笏賜之閩書

方翥試南宫第三場將出納卷忽有物礙足俯視之得一卷文殊通暢不觧何以不終攜取續成並納之既中第亦不省問他日翥爲館職偶談及此事一同年嘿然不語次日具冠裳造方自言試日病不能支扶

曳而出試卷莫記所在榜出乃得與選大以爲疑亦未敢洩也入京取眞卷觀之有續成字跡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手方笑謝而已閩書

方宙提舉京西常平日有奏劄云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頤於元豐間以錢數百千市汝州户絶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注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頤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

買戶部以聞朝廷兩奪之下汝州出牓重責按頤初
以處士召用久侍哲宗於經筵今蒙恩復官既老且
病將辭祿以歸而貧窶特甚幾無以爲生特見前世
高士如頤等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以養成其節况
頤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司不爲申理使與親族
百口瀕於饑餓殆非國家優賢奬善敦勵風俗之意
也頤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以前然責戶絕田乃臣
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乞下汝州依原買價

乞還頤田 黄文昭舊志

方惟深字子通隱居不仕以詩知名嘗吟古栢詩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宫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埃塵又舟下建溪詩云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世間何事不由人荆公一見大愛之 李元文雲齋廣録

錢正老云近時士大夫中蹈鼎鑊臨白刄而不回者除是方子通時流但以詩篇稱之葢其末事耳嘗與飲

酒曰借令老兄立朝剛風勁氣聳動朝野須還老兄
然一語撞倒牆亦須是老兄做得子通矍然曰論立
朝則吾豈敢一語撞倒牆誠有是事耳胡埕蒼梧集
黄泳年三歲書過目成誦大觀三年應童子科赴闕十
二月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以發誦泳應
聲曰不騫不墜上以墜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
諱忌臣安敢復道徽宗大悦時尚垂髫以儒冠見一
侏儒傅粉戲於殿前脱泳冠曰閤黎子乃求官耶泳

頓首謝曰臣實非僧故以儒冠見此曹非男子耶何得為婦人飾徽宗笑而奇之乃命歷見后嬪爭遺以金錢果餌明年賜五經及第莆田縣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胸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胸前結自然卍字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銷盡獨心胸上隱起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不可解也容齋三筆

左史林震自號介翁長於集句其所用詩凡三百八十家一日與客飲壁間有題陽關辭者客曰試用勸君更盡一杯酒以侑尊因舉而屬曰與爾同消萬古愁可乎又嘗晚春至山光寺覽觀陳迹客舉青山有恨花初謝之句有間得之云流水無言草自春前後所集釐為七卷徐著作師仁跋其後云胷次應餘五色線世間爭認百家衣 中橋居士吳敏集句序

鄭褒字成之舉進士來輦下會詔罷去枉趾滁上是歲

閏在孟秋甚暑王元之留褒俟秋而行褒曰褒有老母向之去數千里别數百日者欲干名以顯親也故雖遠且久若褒之在母左右也今詔下將及閭鄉人必以告吾母母必計程數日以待褒矣後至一日必貽母憂用是不敢聞命元之與褒泣别賦詩送之曰褒也甌閩士文高行益修干名逢詔罷歸計逼親憂鷗鳥終相狎公卿謾欲留剌桐花下宅蘭蕨奉晨羞

莆田百丈山有神祠周顯德中居民見白衣長人入祠
急跡之不見但見金書滿壁可讀者二句云瑞雲山
下出三元東西二里人皆傳至宋乾道二年西里蕭
國梁五年東里鄭僑八年西里黃定相繼及第
黃公度秋夜獨酌詩云溪山態足身無事天地功深歲
有秋投老相從管城子平生得意醉鄉侯捲簾清坐
月排闥横笛人家風滿樓可是離人更遺物何緣身
世兩無求方萬里云公度字師憲莆田人紹興八年

大魁思陵在御丁未至壬午三十六年首甲科十有一人梁克家丞相陳誠之樞使三尚書曰汪應辰劉章王佐五從官曰李易張九成趙逵張孝祥王十朋獨師憲以忤秦檜得正字即被論與祠後倅肇慶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得召為考功員外郎年不逮五十而卒瀛奎律髓

紹興八年廷對初以黃公度為狀元陳俊卿次之及謁御高宗問曰卿土何奇輒生二卿黃對曰子魚紫

菜荔枝蠣房俊卿對曰地瘦栽松栢家貧子讀書高宗曰公度不如卿遂賜俊卿第一閩書

唐貞元太和間　先師四十一世孫孔仲良令莆田因家焉歲久子孫蕃於編氓宋紹興乙亥朱文公過莆視其家藏唐告身七通及家牒世譜與元豐校本襲封家譜皆合時為四十九世孫宜乃告守臣傅自得更具版籍為立戶淳祐中知軍楊棟與涵江鎮官鄭雄飛作書院并　夫子廟給田以供祀事閩書

鄭樵家譜後序云吾祖出滎陽過江入閩皆有沿流孰為固始人哉閩人稱祖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實由王潮兄弟以固始之衆從王緒入閩王審知因其衆克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人故閩人至今言氏族者皆曰固始其實濫謬夾漈集

陳忠肅文龍初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祀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於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

詩首言交代後署至元年月日心甚駭愕未幾宋亡

被俘至杭拘於太學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嘆曰

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

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無為太

學土神乎果卒墓在知果寺傍葬之日墓上生竹竹

有刺人不能登世謂岳王為公前身岳墳松不北枝

公墓竹盡生刺忠魂義魄結為卉木如出一節豈其

然乎莆田縣志

陳文龍守興化日製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兩大旗植軍
門每廵城則持以前導訐議官李珙首倡軍民迎順
小校黃泰突至幕廳稱太皇太后詔驅文龍出併其
家盡俘以去見元帥索多索多以母老子幼動之文
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
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
岐分南北我子何足動念索多憮然改容又復索多
書曰生平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勿去句左傳有殞無

二句他非所知也公六館盛名魁天下不八年起登政府時事且急以御賜馬自隨每攬轡輒於邑泣下及被執死馬亦尋斃 閩書

趙仲白歳除即事詩云連夜縫紉辦今朝杵臼頻買花簪稱女送米贈窮鄰宦薄唯名在年華與歳新桃符新句好恐動往來人方萬里云趙仲白寓居興化軍趙紫芝為晩唐詩仲白亞之末句太自矜 瀛奎律髓

元季諸先輩相與結社以文字為樂號曰壺山文會初

會九人曰宋貴誠方樸朱德善邱伯安蔡景誠陳本初楊元吉劉晟陳觀續會者十三人曰陳惟鼎李苾郭完陳必大吳元善方炯鄭德孚黄性初黄安陳熙方坦葉原中其一人清源方外士也月必一會或賦詩琴奕清談雅歌以為樂一時風流文雅有足尚者 莆田縣志

陳吉士實明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蹝言取狀元不公成祖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百問策一道縉擬以聖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及記里鼓論成祖臨軒命林環陳實對試環條答詳悉而實詞義更覺斐然竟以廷爭違旨發戍三邊具軍由曰廷爭狀元云實赴伍無何卒蓋以奇才負奇氣而得奇禍也又實為諸生日上司某謁 文廟屬實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升明倫堂聽講命實講大誥蓋難之也實

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實展誥詳緩讀之復詳為解説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然而行其奇傑多此類 閩書

岳文肅正知興化鑿小西湖賦詩有林巒青似滴城郭隱如無句書生林照戒石工留似字勿刻工以照言告公公親詰問故照遂謝徐曰似與如未免合掌更以欲字何如公撫掌大喜再拜謝之贈以束帛 曹石倉名勝志

柯竹巖濳及第之年有觀橋陳姓者於上元夜分就寢聞犬吠疑為盜也出見羣犬狺然於檐廊之下仰視之天門洞開燈燭輝煌有袍笏而騎者則濳也駭而入告其妻曰今年狀元必柯濳也後公屬纊之長有匠遇於壺山南車騎甚盛叩之告曰我有錢若干償汝直在某篋中可令舍人取之匠曰唯趨至其家聞哭聲詢之乃述所遇并及錢事索之果然拙菴管見

柯濳官翰林學士教習庶常承詔受業者李賓之諸公

也院後有二柏為先生手植號學士柏造瀛洲亭以臨之劉文安為院長渫井於其傍柯亭劉井至今以為美談莆田縣志

陳白沙以薦至京林見素日造之講學時當道久未有處白沙者公上書尹太宰言山林遺逸之路不可自我而塞尹公遂為請試公又勸白沙勿試上疏乞歸白沙服公有識閩書

林公見素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隷金不費公廩居

家自製角巾野服倘徉山水間一時人士翕然效之客至輒留殽核數品酒數行而已閩書

鄭樂泉處士數往來燕趙舟中遇賊衆避去處士獨留賊至解槖中數金予之曰吾市入者盡以予若賊信而不問時鄉人寄處士金以百數處士置坐下幸獨完歸還所寄金寄者聞處士以金予賊而完其金請以金分償處士曰吾自失金君自完金必如是則君不失於賊而失於吾也却而不受侯知堂集

林中丞大軺至仕家居其父封君讌集皆布衣老友也公侍立終日不倦老友請謝公休矣封君曰小子禮當如是續志遺事

正統間東鄉王常字大經以御史言事左遷知莆田政務嚴明嘗書聯署楹云牧民猶帶舊風霜見者咸以為佳常妻黎通書史語常曰風霜御史職也君今出牧奈何專尚嚴乎請易猶帶二字曰無事常忻然改焉本志

莆田黃乾亨成化甲午解元乙未進士授行人奉命册封滿剌加國便道歸别其母謂其叔仲昭曰天涯萬里不可無骨肉相依仲昭命其子乾剛偕行舟壞乾剛免且登岸顧乾亨不忍獨全遂同溺死乾亨子如金解元進士官提學副使乾剛子希英與如金同舉進士人謂孝友之報舊志

王侍郎大用參政江西時與江都左唐同僚相善左疾病王訊之以子幼家貧為託不勝於邑王許以女妻

其子後為大同廵撫便道尋盟左氏恭人立屏閒揮淚以非偶辭王喟然曰吾與大人薑桂相得生死交情言猶在耳其忍忘之竟治奩粧遣歸莆田縣志

柯希齋維騏自登第後即疏病歸削跡公門二三同年若李太宰默吳太宰鵬徐閣老階並不通書丁卯閒科舉交薦有詩云落落閒身多病餘乞歸實自肅皇初生來奈有雲林癖交絶全無政府書著述何功叨薦剡行藏已老合懸車木蘭孤艇烟波裏免負馴鷗

與狎魚

林都憲茂達與方良永良節兄弟同學林弟視二方及二方并為藩長歸林猶諸生也一日社祭二方盛服立左右而林以襴衫居中委蛇自若識者高之莆田縣志

郭孝子義重被旌後年過六十而後娶陳孝廉茂烈三十年不能辦一蚊帳先輩苦節如此亦足以廉頑立懦莆田縣志

陳太常音與李西涯同年舉進士交好甚篤在京師酷

貧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貽之以詩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葢取子美三百青銅錢語也所居與顧侍郎清相比常於牆上作輪竿以便投詩名曰詩鈎詞林傳為佳話莆田縣志

南安傳行人凱出使海外國謁夢九鯉湖有孺子歌曰青草流沙六六灣凱心識之比至番王設宴請曰小邦有一對句願天使屬之曰黄河躍浪三三曲傳即舉神語番王驚服久之葢中國黄河九曲而彼國有

流沙三十六灣彼自謂知中華之勝而吾乃悉彼疆域之詳用是慄讋九鯉湖志

林道楠廵按陝西陝故行邊食皿器物皆用銀道楠詰之從人曰例也蕉防酖道楠命撤之曰吾以恩信待人何防之有閩書

宋三百年間莆人舉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餘人其中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輔者六人可謂盛矣明自洪武庚戌迄嘉靖戊子凡五十二

舉士由鄉薦者千一百一十一人登甲科者三百二十四人狀元及第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會魁七人解元二十五人莆陽科第録

莆田黄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永樂六年戊子應天解元黄壽生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黄譽天順六年壬午解元黄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黄文琳十年甲午解元黄乾亨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黄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黄廷宣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解

元黄繼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黄士覲三十一年壬子解元黄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黄懋冲其餘五魁之内歴科又不下二十人閩小記

莆田朱永崇黄石牆頭人壽百歲子良仁八十六良德八十八姪良善八十六良典八十五孫廷佐八十九廷鳳八十五曽孫子翼八十六子源八十八姪孫宏謹八十七宏謹子宜獻九十六宜清八十三邦光九十九邦光子時和時和子藩卿皆八十二藩卿子登

雲登雲子子咸皆八十三曾姪孫子錫七十八錫子光騰七十九光遠八十一應奎八十三應舉八十周翰八十二應春士鎮俱幾八十令地名壽鄉云閩書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郡城西巖寺建山門剗地砉然有聲陷一窪長一丈四尺濶半之上鋭下方甃以巨磚磚上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日作又獲古鏡一古劍二銀環數枚鏡背有花紋斑駁陸離劍脊有字剝蝕不可識環徑二寸許尚

有一寋末啓寺僧畚土急掩之莆田縣志

泉州府

紫極宫壽星殿前有古檜一株圍一丈六尺高七尺餘枝如虬龍蔭鬱如幄晉時植傍有石刻晉朝檜三字許彌安有晉檜行黄仲昭舊志

泉郎即泉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乃盧循之餘種晉末循為劉裕所滅其遺種散居山海唐武德八年都督王義童招撫之得其首領周造麥細陵等並授騎都

尉令相統攝乃不為盜貞觀十年始輸半課其居址常在船中或結廬海上隨時移徙所居船頭尾尖高中平濶衝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閩書

唐觀察常衮有文章高名好誘後進一見歐陽詹比為芝英閩書

歐陽詹少與里人王式呉播薛壽鄭簡康暭王雲卿相善諸公見詹性行文辭勸其赴舉詹不應後詹為觀察常衮州將薛播所知諸公僉以白詹父博羅丞令

其赴舉京師詹父特與諸公會於龍首山妙峯堂詢

議可否諸公益決其行父乃遣詹隨計吏明年遂登

第閩書

許稷挾策入關遇舍人陳詡四門助教歐陽詹校書郎

邵楚萇侍御林藻在京師閩川舉子醵酒食會諸先

達詹以稷鄉人親故特與俱藻酣戲稷曰今日之會

子何人斯輒冒其間稷投杯憤悱曰男兒患不能立

志霄漢豈有扃鐍王侯出處豈必常耶叨此一飧稷

之過矣嚱酒而出入終南山讀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第閩川名士傳

泉州楊廷式字憲臣唐末明經登第爲京官求太常博士及除太子舍人怒甚將詰責宰相同里翁承贊聞之曰吾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求一直館學士不可得廷式何人敢望太常博士貽書賀之廷式亦悟曰黄逋村中何常有太子舍人乃受命廷式既避亂南歸頗能以清苦名節自立云

唐末有楊氏子採薪於南安高田山遇二仙對奕授以一桃啖其半半欲遺母中途忽失之歸至家已三年矣自後神氣靈異能於牆外診人疾病王審知夫人任氏患面瘡畏人面診往聘之以綫繫宮垣外令楊入視初試以木曰木也又繫以犬曰犬也乃繫瘡炙之立愈王欲加爵賞辭不受請為里人濬陂七里許溉田無筭楊之子孫猶居山下鄉人每歲穫稻必計畝歸禾一束曰以報陂恩也徐鉉稽神錄

唐光啓中王審知刺泉州一夕桃林村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時禾稼方茂及明視之了無一莖掘地求之則皆倒竪土中後審知盡有甌閩地至延羲立村中復聞鼓聲時禾已收刈餘莖在田亦無一莖掘之亦倒竪土中其年延羲為左右所殺徐鉉稽神録

唐末吳人周朴避亂入閩隱於安溪黄龍山與李頻友善朴詩思清苦盈月而後得一聯一句一日逢樵者得句云子孫何處閒為客松栢被人伐作薪忽厲聲執

樵手曰得之矣干掫卒疑為盜欲縛之朴笑解曰吾偶得句耳黄仲昭舊志

南安縣汰口山劉店南漢主劉龑祖墓在焉按五代史劉隱祖安仁上蔡人後遷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謙三子曰隱曰台曰龑寓居南安龑音儼詹敦仁有答留從效問龑字詩云伏羲初畫卦蒼頡乃制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諱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

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僞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
吳國尊王意𩅦𠅨𩃬𥩧㒨齟昷礥異梁復踵其非
時亦跡舊事巍杰自其一蜀闖是其二鄙哉仉脊名
陋矣緎𪗾義大唐有天下武氏竊神器私製迄無取
古音實相類乖𠧟囘匝缺𠧟思𠧟而埊埅圀及𤯔𥡴
作史難詳備唐祚僨傾危劉龑懷僭僞吁嗟毒蛟𡙇
聛晲飛龍位龑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愧未弘
來問辱不棄奇字難雄博摛文伏韓智因論鄙所聞

敢布諸下吏（閩書）

閩王氏亡國留從効繼領留務雖稱藩南唐實雄據一隅先是妙應大師黄涅槃有讖云先打南後打北留取清源作佛國後清源果有干戈之擾為從効姓名之應又留坡人陳智廣者中和初居九座山不茹葷所言禍福必驗留從効待之甚厚嘗有讖云卯下田力交連井底坐二十年從効果據泉州如其言而後滅（全唐詩紀）

陳洪進據泉漳二州有沙門行雲者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喜而不怒泉人聞之疑洪進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入朝獻其地鎮徐州子文顥通州團練使文顗文項文顯三人並受諸州刺史王師入城作笳鼓爲樂悉如其言　黄仲昭舊志

陳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飛集内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在其喉以手探視之魚猶活鶴馴

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宋史

陳洪進以松灣地建崇福寺展城東北地以益崇福又王延彬妹為西禪寺尼得拓城西地以衆西禪故泉州城西北東北視他方為稍濶俗呼為葫蘆城名勝志

韓國華為泉州守忠獻魏公實生於此生時治前榕樹悉花花如攀枝又陳了翁兩隨侍來守郡二名賢生長於此皆郡人所喜談者方輿勝覽

南安縣有黄龍江相傳有黄龍見於溪南而曾楚公會

為進士第二乾道四年龍復見石起宗亦第二洛陽橋亘三里餘坦平如官道蔡忠惠碑記文翰並美好事者競傳橋未興時深不可趾忠惠為檄使隸捧告海神隸太息曰茫茫大海安所投檄乎乃市酒劇醉眠小艇上及旦視所捧檄已換但書一醋字隸急持白忠惠大喜曰神許我矣乃以二十一日酉時定趾海潮旬餘不至橋遂成又云忠惠所書碑二石一粗一膩為番夷摹仿蔡書易以粗石夜載歸國此二

事皆屬齊東野語明列卿傳又以移檄海神為蔡守錫事又不知何據也閩書

宋郡守林之奇録洛陽橋二事云造橋時石工各呈其藝有獻石獅子者其髮玲瓏皆有條理又一人獻石獅其口開處閒不容指有石珠圓轉口中殆不可測元豐八年轉運副使王子京繪圖以進朝命嘉賞橋北有亭榜曰洛陽之橋趙峆書又有亭曰濟亨趙不騃書閩書

江公望編管南安軍即今江西南安府是也泉州志遂誤以公望為編管南安縣又見公望所作多暇亭記有云東山之中有西蜀隱者居焉危坐不寐二十年遂以西蜀隱者亦載於泉州仙釋今考之大明一統志載公望於南安府流寓志而所謂東山者亦南安府之山也則公望與西蜀隱者俱未嘗至泉州明矣

黄仲昭

舊志

林子默先生知熙寧間詣闕上書論時政不報惠安簿

林迥訪其旅邸題壁間云先生平昔命何非萬卷詩書一布衣回首長安成底事吳山蒼翠幾時歸知遂歸隱不出劉濤有經林處士塚詩云處士墳三尺吳山松萬株空餘著書藁不見煉丹鑪道古言難合年高身易孤清時禮樂備無處用眞儒閩書

呂惠卿與蘇子瞻同在館中惠卿爲安石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相仇隙惠卿貶子瞻謫辭極詆之惠卿至貶所謝表有曰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

冥心於造化子瞻於邸報見之笑曰吉甫終會作文字 百川學海

紹聖中吕惠卿復知延州途出西都時程伊川居里謂門人曰吾聞吕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去已久矣伊川歎曰從者數百人人馬數千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整肅在朝雖多可議而才調亦何可掩也厥後夏人欲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

欲攻城城不可近欲擄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拔柵去小人固有其才哉（百川學海）

劉后村曰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不取秦少游其說以為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孫鴻慶覯序其文謂辭嚴義密追古作者（閩書）

南安金雞山相傳有金雞飛止其上古讖云金鷄通人行狀元方始生宋建炎初縣令江愼置小橋其上是

年梁克家生果符其語

泉州有娘子橋視洛陽雖低而長過之相傳泉人入番舶壞得巨島見大蟒夜出有光如晝乃揷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珠纍纍其人歸遂得鉅富嘗謀聘富家女爲婦富家翁怪其誕妄紿之曰余女畏渡海風波能作橋又布金與橋滿當遣女具人即作橋布金俗呼爲娘子橋閩小記

賈似道爲相置公田闗子法病民中外無敢指議太學

生富春葉李率同舍生康棣等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之似道嗾其黨林安尹劉良貴誣李以黄金飾齋匾竄漳州後似道南謫會李赦歸遇似道於洛陽橋上李贈以詞曰余歸路公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關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眞自誤雷州戸崖州戸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少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

閩書

德祐二年十一月元兵寇閩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世傑不可咸淳末壽庚與兄壽宬平海冦有功累官福建安撫沿海制置使景炎初授閩廣招撫使提舉泉州海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則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帝移潮州十二月壽庚及知州田眞子以城降於元七月張世傑以元兵既退自將淮兵討壽庚時汀漳諸

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畲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門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之世傑使謝洪永攻泉州南門不利壽庚陰賂畲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於索多九月索多來援世傑遂解圍還宋史

林德暘字景熙號霽山平陽人以上舍釋褐歷泉州教授禮部架閣宋亡嘉木揚喇勒智發高宗以後六陵德暘痛憤不已與同舍生鄭樸翁唐玉潛等集義士百

餘人夜往收之又聞理宗顱骨投湖水募漁者網得

戚以二函私葬越山植冬青樹為識賦詩憑弔聞者

悲之按明張孟兼所作唐珏傳載珏收陵骨事甚詳而泉志屬之德暘理宗顱骨西僧以為飲器後

籍入庫明洪武時始出而瘞之高季迪事可証而泉志以為網得不知何據大抵當時共事者不止一人

事遠年湮紀載各異攷他書所載惟黄宗羲最為近實今并附之以備考○黄宗羲曰宋陵收骨事山陰

王脩竹英孫所為而唐玉潛林霽山為之先後益脩竹富而好客玉潛霽山皆在其門張孟兼所謂享諸

少年造六石函皆脩竹事也鄭元祐所謂背竹籮為丐者章祖程所謂草囊采藥則玉潛霽山事也其後

知玉潛者以其事實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實之

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其時同事不止二

人霽山集中有鄭朴翁而揚維禎云嘉木揚喇勒智發
陵事翺有陰移寘轉之功則皐羽亦在其中也耶

宋季益廣二王從福州行都航海幸泉州駐蹕港口守臣蒲壽庚拒城不納壽庚武人寡謀其計皆其兄壽宬所籌畫壽宬仕宋至知吉州逆計宋事已去辭不赴壽庚迎降及殲淮兵誅宗室皆宬陰謀部署決策既定佯著黃冠野服入法石山下自稱處士示不臣二姓之意而密畀壽庚以蠟丸褁降表命善水者由水門潛出納欵於索多既而元以壽庚歸附之功授

官平章開平章省於泉州富貴冠一時壽歲亦居甲第有二書生踵門自云從潮州來求謁處士闍人以處士方晝寢弗為白生曰願得紙筆書姓名俟覺敢煩一投闍人取紙筆遂各賦詩一首詩曰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商量要入霉蛺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牆來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寂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書畢不署姓名拂袖而去壽歲既覺闍人以詩進惶汗失措大恚不蚤白

遂遣人四出追之竟不復見黄仲昭舊志

楊郎元鐵右丞舍人兒也右丞分治泉州明湯和取福州郎奔告右丞曰官人累世蒙國恩郎亦累世蒙官人恩今國運已去願從官人赴新橋死耳右丞曰汝言誠是遂俱至新橋凭欄良久曰且歸吾有家事尚久處治翌日郎又促之右丞復同往如前言郎嘆曰吾不忍復見官人矣投橋而死府志

蒲壽庚以有功於元子孫多顯達泉人畏其薰炙元亡

迺已明太祖時禁蒲姓者不得讀書入仕（閩書）

明陳紫峯先生琛讀書月臺書館僉憲建平宗公璽來鎮泉急致先生為子師具書幣使節推沈公珂來迎先生曰是召我也固不至宗公聞而愧之乃自見先生於書館先生屹然安坐肎師之禮不少屈訣不少假托（陳紫峯言行録）

吳尚書東湖廷舉於陳紫峯為前輩以道義意氣忘年相友一日上疏乞歸而猶掌部篆先生以詩諷之云

此去看花猶半吐何人完璧肯遲留東湖亦傾心相洛自述其所以不即行之故且曰知己寥寥誰可與商出處惟先生道明德立於生交雖淺而愛則深教曰宜速生不日行矣教曰宜遲生如諸老言便候朝報也蔡存微事述

張襄惠岳與陳紫峯書少年時閱人未多經事不熟以吾兄亦今人中之有時望者耳再歷憂患以來所見士大夫於功名富貴之際汩沒輾轉寖失初心雖平

時知己亦未能免始服吾兄之高識遠韻真翺翔千仞之表者也　閩書

丹陽有陳少陽先生祠祀宋太學生陳東也鐵鑄汪伯彥黄潛善赤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入為南户部舟泊祠下登堂瞻拜畢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婢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頭抵階石石為斷時張黄門選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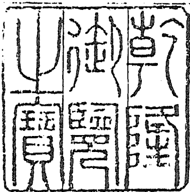
守希雍在焉咸駭異之閩書

洪侍郎朝選王遵巖集序君雖習學詞藝而孜孜講學日與青衿士談論演繹而門戶廣濶見者無不容受交際親賓親疎泛愛去者方休來者接軌夜則讀古書課家事作柬答四方賓友畧無懈怠之意書一日十餘行下一經手未嘗再觀架上書無一卷完者讀竟為人竊去亦不復顧也閩書

大宗伯黃鳳翔異夢記云萬歷己丑冬至前二日余以

叨貳春省將祇事郊壇齋署中夜與僚長東阿于公
富順李公擁榻夜談既就枕夢有投刺者曰于尚書
使者也開函諦視弗覩名姓刺中有二語云空山一
淚憑誰寄萬古孤魂祇自愁讀竟遽覺通夕不寐晨
起具述以告二公少選浙江廵撫中丞傅公題疏至
具畧曰伏覩故少保兵部尚書臣于謙當睿皇北狩
景帝嗣統之日盡瘁竭誠俾九鼎既危而獲安鑾輅
既去而獲返忠甚盛也遭萋斐之搆竟死非辜睿宗

旋復悔之聖聖相承後先昭雪贈官賜謚建祠吳山
恩華備矣秉事者弗克將順德意易名肅愍未愜衆
心乞聖明裁改以章顯勸以慰幽魂于公覽疏顧謂
予曰夢徵矣幽明感通一至是耶疏下于公請改謚
曰忠肅得俞旨輿論稱愜謂足妥少保公九京云閩書



福建通志卷六十六